



工农兵文学创作丛书

爸爸的船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工农兵文学创作丛书

爸爸的船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介 紹

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十篇小說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，反映了本省工農業生產、对敌斗争和南福鐵路修建中的动人事迹。作品寫得短小生动，富有生活气息，是較优秀農兵創作。

爸 爸 的 船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（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）

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

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張2 5/16 字数50,000

1959年3月第1版 195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150

分类号：K256

統一书号：T10104·197

定 价：(5)一角七分

目 錄

在跃进的道路上·····	王彭年 (1)
小容和小兰·····	陈琼瑄 (8)
进厂的第一天·····	惠 生 (13)
赶上英国·····	王 勇 (16)
老技工·····	吴良顺 (23)
織壳工·····	王 瑋 (26)
倡議书·····	董昌立 (28)
森林伐木队·····	謝金安 (33)
爸爸的船·····	周义兴 阿 嫩 (36)
閃电·····	吴瑞聘 (42)
拖拉机来了·····	陈秀珍 (47)
我的姐姐·····	林亚顺 (49)
紅榜·····	魏 鶯 (53)
思想也变了·····	陈灼祿 (57)
激战一晝夜·····	刘书海 (59)
南福綫上的故事·····	呂修潮 (61)
为保卫总路綫，开炮！·····	王金陵 (64)
智賺敌連长·····	尤荣泰 (69)

在跃进的道路 上

工人 王 彭 年

—

晚上开完先进生产者座谈会后，王大群从工厂里走向工人宿舍。以往他走路总是蹦蹦跳跳的，口里吹着口哨，今天晚上可不同了。他双手插在裤袋里，低着头一声不吭。他一边走着，一边想起车间主任林保的话来：“大群同志！我看不行呀！从来没有过齿轮能够放在洗床上洗牙齿的，没有把握的事硬要干下去，这对生产没有好处呀！”

大群这时脚步越走越慢了，几乎快要停下来。他想：车间主任一向很愿意帮助别人家，为什么这次在生产大跃进里，我改良生产方法，他却不支持我呢？也许他和我有什么意见？不！他和我没有一点意见，今天他还教我一样新技术哩！那末，他不同意，大概这事是真的不可能吧！但他刚想到这里，党委梁书记昨天在跃进大会上的讲话，又在他耳中响起来：“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，党提出来：在十五年左右，中国工业要赶上英国。这个响亮的口号是要依靠我们工人阶级拿出力量来干的！”

大群从裤袋里掏出右手用力一挥说：“对！我不能空嘴说白话，工人阶级还能不动手干吗？我一定要把这个工具改良成功！”

二

大群回到家中，他老婆和孩子正在等他回来。过去大群每天晚上回来，首先就飞檐着抱起孩子，或是拿一块糖塞进孩子嘴里，接着高高兴兴地谈起厂里的事情，可是今晚他回来时却心事重重，脸孔好象下雨天那么沉郁。他进了门一句话也没开腔，就走进隔壁房间去了。

他老婆是个很会体贴丈夫的妇女。今天一见大群回来，看看他的脸色，就有八成明白：大群大概又是在生产上出什么好主意了。因为以往大群要在生产上搞什么发明创造时，总是这个样子，不过事情一成功，马上就又带着小孩上俱乐部玩去了。她看到丈夫那种干劲，心里也觉得高兴，可是再看看丈夫身体并不太好，就又担心起他的健康来了。

她把孩子哄睡后，就蹑手蹑脚地走进大群的房间，轻轻拍下大群的肩膀说：“已经十一点了，还不睡？”

大群正在专心地琢磨制造洗刀的模型，见老婆过来，便不耐烦地说：“知道！知道！你先去睡吧！”老婆知道大群的脾气，是不能多讲的，就用指头狠狠点了他一下说：“看你身体搞坏了，也没有人管你！”说完不高兴就往隔壁房间走去。大群向她逗笑地说：“我劳保还要你管吗？”又埋头做下去了。

三

第二天大群上班时，眼睛里布满红丝，一看就知道他一夜没有睡觉。不过他今天的精神却反比以前好，脸上也不断地现

出了笑紋。

大群因为車間主任不同意，正愁着沒地方試驗，后来想起今天洗床上的小林育事請假了，便决定趁这机会偷偷地到他的洗床上去試驗。他把变速箱齒輪裝到洗床上，把昨夜新創造的洗刀也裝上洗刀杆，接着把电开关一按，洗刀便飞快地旋轉起来。这时大群的心也有些惊慌，他大着胆，把搬手搖着，将洗刀靠上齒輪进行切削，可是齒輪剛碰上洗刀，便一下往里冲去，大群来不及控制，只听：“呲！嚓！”两声，洗刀分成两片，从上面掉下来了。大群赶紧把开关关紧，細看一下，洗刀杆已被打弯了。他不觉心慌起来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糟了！这下可不得了！”

車間林主任剛好至另外一部机器上分配工人生产任务，听见这声音馬上意識到：这大概是那床机器出什么事故了。他抬起眼睛一望，只見大群正站在洗床边发愣，臉孔急得通紅。他奇怪地想：今天大群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工作呢。他赶紧走过去，关心地把地上的洗刀拾了起来，正想問大群这是怎么回事，猛然看到洗床上裝的是变速箱齒輪，便馬上明白了。他严肃地看看大群的臉說：“我早就对你提过，这样盲目地干是不行的。”接着他又看見洗床上打弯的洗刀杆，便不禁搖着头說：“这簡直是无組織无紀律的行为！”說着，匆匆地走开了。

四

大群沒有通过車間領導，自己弄坏机器，經過車間事故分析小組分析后，認為是严重地違反劳动紀律行为，要大群做出深刻地檢討……

下班时，工人们都圍在車間門口通告栏前看剛剛貼出的布告。大群一从車間出来，就有許多工人用奇异的眼睛看着他。他感到有些奇怪，便也挤进人群里。当他知道是批評自己今天发生事故的布告时，本想馬上退出来，可是又考虑：这样人家更会說：大群一点也經不起批評了，便只好硬着头皮再看下去。这时，他听到身旁有一个人說：“哼！光想个人出风头，当模范，这种思想真該批評！”大群脑袋一下热了起来，他最怕別人說他这話，現在果然有人說了。他不高兴地退出来，生气地說：“他媽的！真倒霉！往后再也不干了！……”

但是，第二天，他一站到刨床前，就又想着：如果昨天試驗成功了，效率起碼可以提高三倍，再也不要这样慢的刨床来刨变速箱齒輪了。

大群正在想着，突然輪船上的司机林依水同志，气喘喘地往大群的刨床边跑来，他一来就着急地問：“現在有已經刨好的变速箱齒輪了嗎？輪船今晚就要开航支前去了，可是我們的变速箱齒輪却坏了！”

大群难过地搖了搖頭說：“現在馬上要，一个也沒有。这几天輪船的运输工作跃进了，我們总供不上你們的要求！”

依水听了，心中冷了半截，但也沒說什么，他很同情大群日夜都在忙着生产，机器不是聚宝盆，造东西总是要有時間才能造的出来啊！

依水走后，大群气得直罵自己，因为我們生产不能跃进，連人家支前工作都影响了，可是机器这玩艺光着急也沒用，必須动脑筋想办法，才能改变它的脾气，最后他下了决心說：

“不行！我非把它改良成不可！”

五

这次，大群为了能再用洗床試驗，便先去找小林商量。

小林是年青人，和大群很要好，他見大群受了批評自己也很难受，他想：“我忘了把洗床上走刀的毛病事先收拾好，才出了这场乱子！”这时，一看见大群走来，就忙着告诉他：

“大群！你不知道我洗床上走刀盘螺絲松的毛病吧！”大群了才恍然大悟过来，高兴地说：“原来問題在这里呀！这可好了！小林！我想今天再在你洗床上試驗試驗行嗎？”

小林听了，馬上把正裝在洗床上的机器零件卸下来，一边說：“这有什么不行的？我們都是做公家的事，又不是做完了帶回自己家里去，怕什么？”說着將大群手中的洗刀裝上去，兩人便試驗开了。

工厂党委书记梁一新每天上办公前总得到車間去看看，他今天早上一到輪機車間門口，就看見貼着一張批評大群造成事故的布告。他覺得有点奇怪：为什么大群会在洗床上来出事呢？于是便決定到車間主任那里了解一下：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車間主任林保見梁書記來問這事，便把大群在洗床上試驗切削變速箱齒輪弄壞洗刀杆的事告訴一遍。

梁書記便問：“老林！據你看能不能試驗成呢？”

林保說：“不瞞梁書記說，依我看，這事是不可能的。我做了幾十年的工匠，都沒聽說有過這回事。雖然現在要發明、創造，可是得要有把握才能干啊！不然就得象這回大群一樣，弄得財力兩空！”

梁書記笑了笑說：“你以為從前沒有聽過的事，現在就不可能實現了，這是不對的，”說着他指指牆上掛着的許多本國出產的汽車、腳踏車的招貼畫，又笑眯眯地說：“你看這些東西也許是你從來沒有聽過中國會出產的吧！”

老林這時也好笑起來說：“是呀！現在什麼都在變化呀！”

梁書記接着說：“對了！就因為這樣，我們對工人的任何創造，都不能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。至於這事能不能試驗成，我們先到車間找大群談談再看吧！”

兩人一起走到車間里大群的刨床旁邊，只見刨床今天沒有動，人也不知那兒去了，再看看工具已經排在外面，老林便說：“看樣子，今天大群肯定是來上班了！可是又上哪去了呢？”

梁書記說：“大群不在，我們先看看昨天發生事故的洗床吧！”

兩人還沒走到小林的洗床跟前，老遠就望見大群和小林在那里，兩人你一手我一手地忙着。車間主任一瞧，心里就明白八、九分了。他加快步子往前緊趕，剛走到洗床旁邊，就看見旁邊擺着一堆已經從洗床上洗切好的變速箱齒輪，他搶着把它拿在手里，看了又看，驚奇地問：“大群！這就是從洗床上洗下來的嗎？”

大群心里熱呼呼地滿臉笑着回答說：“是呀！林主任！你看看還有些什麼毛病沒有？”

老林緊張地拿起尺度認真地量了又量，然後笑嘻嘻地說：“大群！你真的打破常規啦！”

梁書記瞅一瞅老林那付羞慚的臉孔，笑了笑說：“可不是嗎！時代都變了，人的思想還能再停留在老根據地不動嗎？”說着，大家都笑起來。

小 容 和 小 兰

工人 陈琼瑾

傍晚，小容刚从俱乐部走出来，就听见喇叭筒里响亮地播送着：“喂！同志们！机工车间陈小兰同志改进了加工‘活塞环’的工具，刷新了工时定额的原来记录，效率提高一倍……”

小容一听见广播，就不觉急起来：“真糟糕！怎么又叫她跑到前面去了！”

原来小容和小兰是一起从技工学校毕业出来的。到这不久，就赶上了党提出工业大跃进的号召，她俩个约好一定要在这次大跃进中来场比赛。论过去学习成绩，不管理论还是实际操作，小容那方面都胜过小兰；论现在工作，小兰怎么苦干，小容也怎么苦干，一点也没落在后面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小兰的生产成绩却总是跑在小容的前面。最后她想：“这一定是小兰在机工车间沾了光，谁不知道我们这个工具车间是个条件最差的车间，于是她决定找刘厂长去。

刘厂长是个转业军人，四十来岁的年纪，身上穿着件褪了色的军大衣。性情和蔼，年轻人都喜欢和他谈谈笑笑。他刚从办公室走出来，就看见小容赶到跟前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刘厂长！我想找你谈谈！”

“谈什么？”刘厂长问了一句，就挺有风趣地说：“是谈生产还是谈小说？”他晓得小容喜欢看小说。

“不是谈这个，”小容扭着头，摸摸胸前那两条乌亮的辫

子：“我想請領導上，把我調到機工車間去。”

“到機工車間去？”劉廠長惊奇起來：“為什麼？”

“我在工具車間都不能完成任務，老是落在小蘭的後面。”小容蹙着眉頭說。

劉廠長猛的明白了。他拍了一下小容的肩膀說：“問題不在於那個車間的條件好，以往我們打國民党的時候，我們部队的條件，並不比国民党好啊！”

小容心里不服地嘀咕着想：“生產和打仗那會是一碼事？”這時，劉廠長好像看透她的心思了，又接下去說：

“小蘭要不是象我們以前打仗一樣，想办法，改进工具，那能超額完成任务呢？你应当向她学习！”

說着，他們已經走到宿舍門口。劉廠長停住脚步，又向小容說：“你要記住：人是活的，機器是死的，問題在你是不是動了腦筋，要不是，就是給你調到機工車間，也是一樣。”

小容呆呆站在宿舍門口，默默地回味着劉廠長的話。

星期天傍晚，小容吃過了晚飯，就回到宿舍里坐着，小蘭笑盈盈地走進來，扶着小容的雙肩說：

“小容，今天文化宮演‘護士日記’，我們一起去看，好嗎？”

小容歪了歪頭說：“不！今天晚上我沒空。”

“星期天沒空？”小蘭聳聳肩膀，做了個鬼臉，開玩笑地道：“呵——我知道了。”

“知道什麼？”小容轉過臉問。

“有約會么——”小蘭俏皮地笑着。

“我撕你的嘴！”小容的臉緋紅起來，伸手要去抓小蘭，

小兰一下躲开，小容扑个空。小兰笑嘻嘻地跑去了……

本来小容也很喜欢看电影，可是她想起昨天刘厂长讲的话，心里怎么也安静不下去。她决定抓住这个礼拜天的晚上，想出个改进办法来，好赶上小兰。小兰走后，她就一个人默默地想着。……她想起装配车间里一些煤气机机座的牙，都是用“螺絲攻”攻出来的，速度很快，那末我们车间的螺絲帽，如果也改用螺絲攻来代替車刀車削办法，不是也可提高效率吗？于是她高兴地坐到桌前，铺开纸，开始构思起加工螺絲帽的工具的草图来。

小兰看完电影回来，瞧见小容仍然坐在桌前笑丝丝地看着什么，就蹑手蹑脚地走到小容背后，说道：“你在看什么？看得这么高兴？”

小容给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，连忙把草图抓起来，塞进抽屉里，说：“你这捣蛋鬼，吓了人家这么一跳！”她心里在想：这事可不能叫小兰知道，她要知道了一定会更加拼命地干起来，那我就永远追不上她了；要是自己试验不成功，说不定还要惹她譏笑。

小兰仍然好奇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给我看看好吗？”

小容慌得护住抽屉说：“不行！这是保密文件，不能给你看！”

小兰想了下，好象明白过来地说：“啊！原来是躲在绣房里写情书啊！还说是保密文件？怪不得连电影都没心思看了！”说着哈哈地笑着跑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天麻麻亮，小容就找一块废铁在机床上做成加工螺絲帽的工具，插进尾架，装上“螺絲攻”，开动马达，

車床便呼呼地旋轉起來。小容聚精會神地注視着螺絲帽加工的情況，忽然“螺絲攻”震撼一下，噼拉一响，等小容關住車，“螺絲攻”已經斷在里面了。她正在着急時候，忽然看見小蘭從那邊走過來，心想：“真糟糕！怎么偏偏被她撞見了！”她趕緊把報廢的“螺絲帽”塞進工具箱去，不想忙亂中却把手上的油泥擦了一臉，抹得滿臉黑黑的。

小蘭看見，笑着說：“什么事？看把你慌得都把自己涂成個包公了！”

小容手足無措地說：“沒什麼！我想看看機器……”

小蘭看見地下一個折斷的“螺絲攻”，拾起來看了看，說：“喲！原來你是在試驗改良工具呀！”

小容臉更紅了，心想：“糟了！等着她嘲笑自己吧！”

小蘭反復地研究了那折斷的“螺絲攻”說：“看你！研究這個事，为什么不早告訴我一聲啊！如果多一個人，不就會多一份力量嗎？”接着她又向小容把報廢了的螺絲帽也要來，端詳了一會，接着說：“依我看，這個‘螺絲攻’好象是因為在切削螺絲帽時發燒太高才折斷的。你如果把這工具外面鉗上個小洞，在切削時，把冷卻液注進螺絲帽里，就不會斷了，你看對嗎？”

小容听完小蘭的話，猛然明白過來，一下抱住小蘭說：“你真是我的好姐姐！”這時她心里感到一陣溫暖，被一種崇高的无私的愛所感染。

小蘭說：“這有什么？我們比賽還不是为了全廠的大躍進！”說完，兩個人一齊試驗起來了。

當她們把第一個用“螺絲攻”加工好的螺絲帽拿在手里

后，两个人都高兴地笑了。笑得象两朵玫瑰花样的美丽。

到晚上下班时候，小容刚走进饭厅，就又听见喇叭筒里传出了响亮的广播声音：“喂！同志们注意！工具车间何小容同志创造出了加工螺丝帽的工具，比以前提高工作效率三倍多……”

小容没等听完，就急了。这是俩人研究成功的事情，为什么没有提上小兰的名字呢？她顾不得吃饭，便一溜烟地跑去找刘厂长。

刘厂长刚好从宿舍那边走过来，一看见小容就伸出大拇指称赞地说：“小容！你创造的工具真不错呀！”

小容不高兴地说：“还说不错呢，我正要找你去呢！广播器里简直是乱广播！”

刘厂长吃惊地问：“是怎么回事？把你的成绩数字播错了吗？”

小容急得摇摇头说：“不是这个！这次创造是小兰帮助我一起搞的，为什么广播里只提我一个人的名字呢？”

刘厂长哈哈地笑着说：

“小鬼！我以为是什么大事呢，这个我们可以更正吗。”说完，他轻声对小容说：“我要把你调到机工车间去了。”

“不去了，”小容着急地喊着：“我不去了。”

“哈，哈，哈，”刘厂长见小容信以为真，便爽朗地笑起来。小容这时才明白过来是刘厂长故意和自己开玩笑哩！脸上不觉浮起红晕，向刘厂长噘着咀说：

“你真会抓人家的小辫子。”

“哈，哈，哈，……”刘厂长笑得更响了。

进 厂 的 第 一 天

工人 惠 生

这是我第一天上耐火材料工厂。我走进临时用竹篷搭成的小房間，門边上貼張“办公室”的紙条。我悄悄瞥了一眼，只見一个三十多岁的人，穿着朴素的衣服，正俯着身子在打掃地板。我一看，就知道这一定是个公務員。

“請坐吧！”他忙拿了椅子給我坐。

上班了，我被分配到成型工段。第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。

我們这个工段只有三个人：除了我和那个公務員外，还有另外一个。我觉得这不象个工段。

工作开始了，公務員先給我講该怎么打磚，可我就不把他放在眼里，反而覺得他自作聰明；为什么別人不来教我，而却是你，你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公務員罢了，这样簡單的工作还得你三番五次的講。我就怀着这种看法来对待这位公務員和这项工作。

我掄起木槌子，狠狠往那模子里的土打去，土都飞揚起来了，撒了个滿地。我还是繼續打着，才打了二三十下，手就发酸了，大口的喘着气。我放下槌子，抹了額上的汗，心里想道：“沒有半点技术可学，倒来卖力气，簡直要命。”当我再次用那軟綿綿的手掄起槌子，轉头望了其他两个，眼睛不由的睜大了，看那公務員打的多有勁。我勉強打完了一块，看到自